



宋 王詵 漁村小雪圖 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## 再談乾隆皇帝的「石渠繼鑑」璽

郭果六

數年前筆者曾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的書畫上，讀到「石渠繼鑑」這枚收藏印。當時發現，此印不屬石渠寶笈系列固有的制式收藏印。因而將自己對「石渠繼鑑」的觀察與疑惑，寫成〈窗外讀印雜記〉一文（文見本刊二七五期）。其後，王崇齊先生發表〈「石渠繼鑑」印記的鈐押〉一文（文見本刊二九一期），完美的解答了筆者的疑惑。王文指出，清高宗於乾隆十九年（一七五四）四月在王詵〈瀛山圖〉上題有：「項鶴『石渠繼鑑』寶，重展內藏諸名蹟，將次

第入詠，因即借東坡煙江韻題句。」另於乾隆三十五年（宋馬和之畫鄆風七篇圖）的題跋中註記：「近年來，凡有入書（指《初編》）之字畫，續經題詠及辨定者，均記以『石渠繼鑑』璽，而原書一仍其舊。是卷準而行之，並識梗概。餘仿此。」綜合以上兩則御題，王文論定，從乾隆十九年四月起，凡已著錄在《初編》的書畫，只要再被皇帝品題，便鈐上新刻成的「石渠繼鑑」璽，但是《石渠寶笈》並不因此而作增補，仍保持乾隆十年成書時的原貌。

受到王文啟迪，筆者在此謹將近來遵循王文結論而做的相關觀察，略述一二。

### 乾隆皇帝對王詵畫作的題識

《石渠寶笈》著錄了四幅王詵的畫，分別為〈三白圖〉、〈漁村小雪圖〉、〈煙江疊嶂圖〉與〈瀛海圖〉（入書時因為依循董其昌的筆誤，作〈瀛海圖〉，後由乾隆更正為〈瀛山圖〉）。除〈三白圖〉外，乾隆會對其它三幅有所題詠。以入藏清宮的先後言，〈漁村小雪圖〉最早，隨後是〈煙江疊嶂圖〉與〈瀛山圖〉。〈煙江疊嶂圖〉有王詵好友蘇東坡的題詩：「江上愁心千疊山，浮空積翠如雲煙」云云，是蘇詩名品，畫以詩傳，名氣最是響亮。

乾隆在十二年三月下旬，為〈瀛山圖〉題了三首七言絕句。十五年正月，乾隆援用蘇軾題詩的韻腳，在〈煙江疊嶂圖〉題了一首「智者樂水仁樂山，何殊過眼觀雲煙。」直到十九年（甲戌），才在最先入宮的〈漁村小雪圖〉題了以「煙江疊嶂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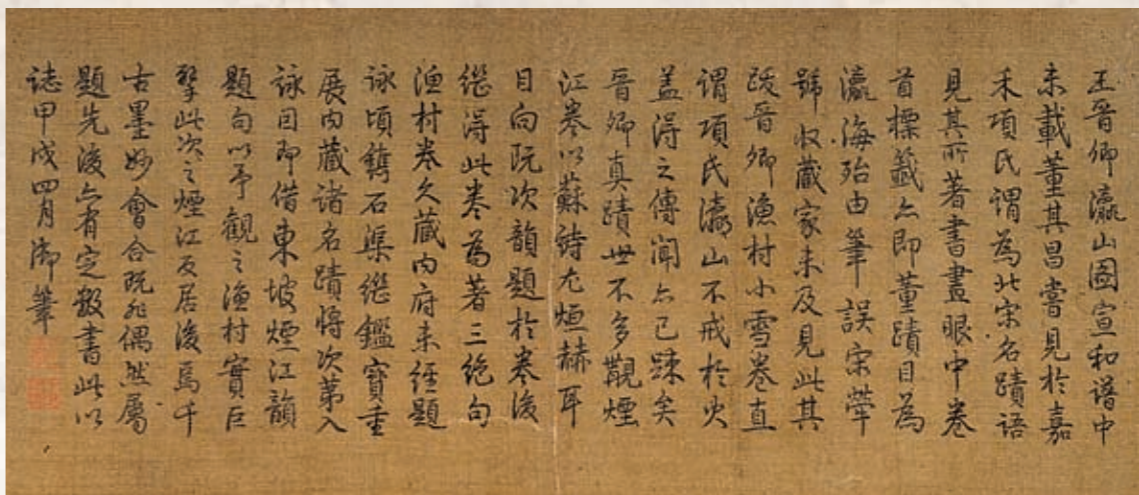
瀛山，存亡滅沒隨雲煙」起頭的長詩。這首詩以〈題王詵漁村小雪圖用蘇軾煙江疊嶂韻〉為題，收在《御製詩二集》四十八卷。查閱現存大陸的〈漁村小雪圖〉，可以讀到御題的這首詩之外，詩後還有一跋值得參考：

內府舊藏王晉卿此卷，後又得〈煙江疊嶂〉及〈瀛山圖〉。瀛山曾題三絕句，煙江即和蘇韻。此卷以《石渠寶笈》成書時向未題詠，度置多年。今鑄繼鑑寶，向之名蹟未經點筆者，將偏及之。幾暇展閱，乃覺度越煙江，信神品真蹟，爰借坡老煙江韻題句。坡老題晉卿煙江，而於此卷乃默然，故並及之。甲戌四月初五日，御筆。

古人以每個月上旬為月之朝，此詩與跋的落款日期因此是十九年四月初五日。跋中提到「今鑄繼鑑寶」，雖然尚不足據此論定「石渠繼鑑」就在這一天刻成，至少可以合理認定，是在這一天啓用。乾隆為〈漁村小雪圖〉題詩作跋之後，意猶未盡，不久，同在當年四月，又在〈瀛山圖〉的三首御題絕句後方加了一跋，當做



宋 王詵 瀛山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瀛山圖 乾隆題跋

乾隆皇帝對〈宋高宗書馬和之畫詩經圖〉的題證

馬和之是南宋高宗紹興年間的進士，因為善畫受高宗賞識，奉命畫《詩經》全圖。在高宗、孝宗兩朝，從建炎到乾道年間（十二世紀中期），馬和之畫成整詩經三百篇，並搭配著高宗和孝宗書寫的經文。

這套南宋宮廷完備而浩大的詩經圖創作，在亡國後散落人間，諸家好事者屢有收藏，篇幅多寡不一，亦見經文失散而畫作獨存的例子。文徵明在〈宋高宗書小雅六篇馬和之繪圖〉所作的跋，即可說明此種情況：「余平生所閱馬和之畫經，無下數十卷，若作家士氣兼備，此六幅盡矣。（下略）」

乾隆十年《石渠寶笈》成書，一共著錄了九件馬和之的詩經圖。從散見於各殿堂的收貯情況可知，當時宮中仍循歷來的收藏模式，視此九件為各自獨立的書畫，尚未有將九卷合為一篋，以求完備的觀念。謹依《石渠寶笈》登載的次序，表列如下：

序號	《石渠寶笈》著錄名稱	著錄章節
一	宋馬和之三頌圖一卷	乾清宮 卷五
二	宋馬和之畫召南八篇一卷	養心殿 卷五
三	宋馬和之畫鄘風四篇一卷	養心殿 卷五
四	宋馬和之畫邶風七篇圖一卷	御書房 卷二
五	宋馬和之畫風雅八篇一卷	御書房 卷五
六	宋馬和之畫齊風圖一卷	御書房 卷八
七	宋高宗書小雅六篇馬和之繪圖一卷	御書房 卷八
八	宋高宗書小雅六章馬和之繪圖一卷	御書房 卷八
九	宋馬和之畫風七篇一卷	附錄 隨安堂

二十多年後，宮中又陸續收得八件宋高宗書馬和之繪的詩經圖。數量的增加激發了乾隆皇帝對全體作品的重視，於是審慎鑑定這十七件左品，並判斷藏有真蹟十二卷。遂在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，將此十二卷新加題跋，按照風、雅、頌的順序，彙集成筒，收貯在景陽宮的後殿，並將後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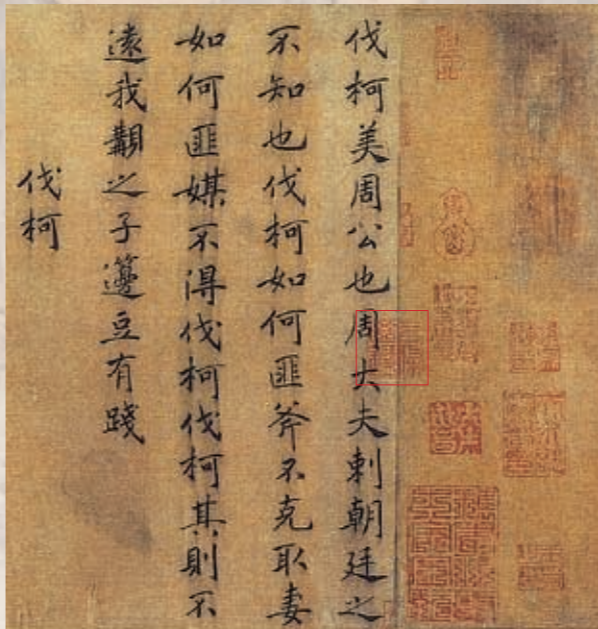
對王詵作品進一步的品鑑。跋中有如下段落：

（前略）漁村卷久藏內府，未經題詠。頃鑄「石渠繼鑑」寶，重展內藏諸名蹟，將次第入詠，因借東坡煙江韻題句。以予觀之，漁村實巨擘，此次之，煙江反居後焉。（下略）甲戌四月御筆。

〈漁村小雪圖〉跋推許該畫為傑作：「繼暇展閱，乃覺度越煙江，信神品真蹟。」〈瀛山圖〉跋則進一步認定，〈漁村小雪圖〉是王詵最好的作品，其次為〈瀛山圖〉。東坡題詩加持的〈煙江疊嶂圖〉反而殿後。至於「石渠繼鑑」寶，前跋提到：「今鑄繼鑑寶，向之名蹟未經點筆者，將徧及之。」後跋則說：「頃鑄石渠繼鑑寶，重展內藏諸名蹟，將次第入詠。」今與頃之別，點出漁村跋早於瀛山跋。這兩段跋語等於是乾隆本人對阮元的「已入前書而復加題證」所做的解釋，而前跋的落款日期，則昭告了「石渠繼鑑」寶的啟用時間。這幾段跋語徹底說明了這枚繼鑑寶的來龍去脈。



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風圖上鈐有「事理通達」、「心氣和平」(局部)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風圖上鈐有「石渠繼鑑」(局部)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凡有已入書之字畫，續經題詠及辨訂者，均記以石渠繼鑑璽，而原書一仍其舊。是卷準而行之，並識梗概，餘仿此。」明確敘述自己題證的原則：凡是復加題證者，都鈐「石渠繼鑑」，但不修改《初編》原有著錄。

命名為「學詩堂」，還寫了一篇《學詩堂記》以記述此一典藏盛事。原先已著錄在《石渠寶笈》的九件，計有六件被收入欽定的十二卷中，其中第一件《三頌圖》選被拆為兩卷，因此學詩堂的十二卷詩經圖，共有七卷出自《石渠寶笈》。在此謹依乾隆欽定的排序，列出此十二卷真蹟，由於重新鑑定彙集時，對原入《初編》的六卷做了若干更改，因此也在表中註明其間的前後變化。

乾隆三十五年將此十二卷一併收貯在學詩堂時，乾隆為每卷都作有一跋，此十二篇跋依次收錄在《御製文二集》第二十卷。對《石渠寶笈》成書後方才入宮的五卷而言，如此題

跋當然只是一般的御題，然而對先前已入《石渠寶笈》的另外七卷，這次題跋卻成為「已入前書而復加題證」了，因此在排名第一的《邶風七篇圖》，乾隆在跋中申明：「近年來，

序號	乾隆三十五年彙集學詩堂之正式卷名	該卷來源
一	宋馬和之畫邶風七篇圖御筆補書	原《初編》著錄之四《宋馬和之畫邶風七篇圖一冊》，改冊為卷，乾隆補書經文。
二	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鄭風五篇圖	《初編》成書後入藏者
三	宋孝宗書馬和之畫齊風六篇圖	原《初編》之六《宋馬和之畫齊風圖》，乾隆鑑定為孝宗書
四	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陳風圖	《初編》成書後入藏者
五	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幽風圖	原《初編》著錄之九《宋馬和之幽風七篇圖》，原件缺《破斧》篇，今補入。
六	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鹿鳴之什圖	《初編》成書後入藏者
七	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南有嘉魚之什六篇圖	原《初編》著錄之七《宋高宗書小雅六篇馬和之繪圖》
八	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鴻雁之什六篇圖	原《初編》著錄之八《宋高宗書小雅六章馬和之繪圖》
九	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節南山之什圖	《初編》成書後入藏者
十	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周頌清廟之什圖	《初編》成書後入藏者，原為冊，改為卷入學詩堂。
十一	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魯頌三篇圖	原《初編》之一《馬和之三頌圖》，折其魯頌三篇成此卷。
十二	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商頌圖	原《初編》之一《馬和之三頌圖》，折其商頌五篇成此卷。

「餘仿此」則是說，其餘六卷都依此規矩題證，在那六跋裡就只簡單交代：「繼鑑印璽之例，亦如邶風。」不再復述細節了。

原入《石渠寶笈》的七卷，除了在三十三年新加題跋之外，其原來的卷名都做修改，以求一致，《三頌圖》更一分為二，收貯的場地也各自處遷至學詩堂。每卷並新鈐「學詩堂」、「事理通達」、「心氣和平」三印。如此重大改變，使得乾隆五十八年編成《石渠寶笈續編》時，將此七卷視為新入藏的書畫再次登錄；按照石渠編輯的規定，書畫上凡有皇帝御題的書蹟與印璽，都須如實登載。這就產生了同一件書畫在《初編》與《續編》都作著錄的稀有實例，而且還替「石渠繼鑑」璽的鈐用，留下難得的書面記錄。

稍需補充的是，乾隆四十九年宮中再收得《宋高宗書周頌閔予子之什馬和之繪圖》，排列在《周頌清廟之什圖》之後；乾隆五十六年又得《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唐風圖》，收在

《齊風六篇圖》之後。因此《續編》共著錄十四卷學詩堂的詩經圖。

**乾隆皇帝在橫式書畫上的題證**

乾隆在為橫幅、手卷與橫式冊頁題證時，除了在本幅空白處題詩作跋之外，也常在本幅之前新增一段引首，作四個字的標題式題詠。二〇〇八年十月本院的「晉唐書法名蹟特展」即曾見到兩例。一為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，前有「神乎技矣」的引首，因為作於乾隆十一年正月，雖是「已入前書而復加題證」，卻因太早，尚無「石渠繼鑑」可供鈐蓋。《快雪時晴帖》上的「石渠繼鑑」蓋在後副頁的第一開，離二十八字的本幅很近，但與其四週的題識無關。一為《唐吳彩鸞書唐韻》，亦有乾隆御題的「希世之寶」引首。根據《石渠寶笈》的記載，入書時這冊韻書的前副頁只鈐了一枚梁清標的「蕉林收藏」印，其餘一片空白，而今實物上尚有御題的「希世之寶」引首，並鈐「石渠繼鑑」，顯然為乾隆十九年四月之後的「復加題證」。



唐 吳彩鸞 書唐韻 冊 引首乾隆御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年，兩者間隔近五十年。原則上一幅書畫不得著錄兩次，除非已入《初編》之作，其收貯情況與條件有了重大改變，才可能再次載入《續編》，而《續編》的著錄一定會註明當年在《初編》登載的情況。所以《續編》所見者，都是乾隆十年《初編》完成之後陸續入宮的書畫，絕少例外。到《續編》完成為止，乾隆有數十年的時間逐一品鑑點評，所作的題證有足夠的機會載入《續編》。此外，《續編》成書時，乾隆已經八十三歲，體力眼力都已衰退，正是從這一年起，出現不方便寫小楷的麻煩，因此不再在《快雪時晴帖》上親筆書寫每年必題的詠雪詩，改由董誥代筆，退位為太上皇帝後，還在快雪帖上寫了：「以後展玩亦不復題證矣。」以示擱筆。因此著錄在《續編》的書畫，不會再有「已入《續編》而復加題證」的情況了，書畫上的題識都已載入《續編》。

與此不同的是，《初編》成書時乾隆才只三十五歲，還不可能充分品題宮中書畫，其後仍有四、五十年可

供繼續玩賞評點，因此「復加題證」《初編》著錄的書畫，成為常事。應該是出於皇帝的高傲與威信，欽定御製的《石渠寶笈》在定稿成書之後，豈准修訂更改？因此每有新的題識，都只作在原件上，《石渠寶笈》絕不隨之增補。筆者推斷，正因為皇朝體制如此，乾隆刻意在十九年四月初五日啓用了「石渠繼鑑」璽，當做「復加題證」的標誌，藉此鈐印提示後人，這些題證都是《石渠寶笈》未能登錄的新增資料，也是原書理應具備的組成部分，它們填補了因為《石渠寶笈》成書太早，未遑廣泛登載皇帝題識的不足，《石渠寶笈》要與這些題識一併參看，才夠完整。又因為「石渠繼鑑」有精確的啓用日期，它的鈐押也能提供斷代的指標。

這樣的內涵使「石渠繼鑑」在《初編》的制式收藏印之外，獨樹一幟，它不僅是觀賞清宮所藏書畫的必要參考，更為乾隆如何常年鑑賞書畫，補足了《初編》未及登錄的資訊，其重要性是不應該被忽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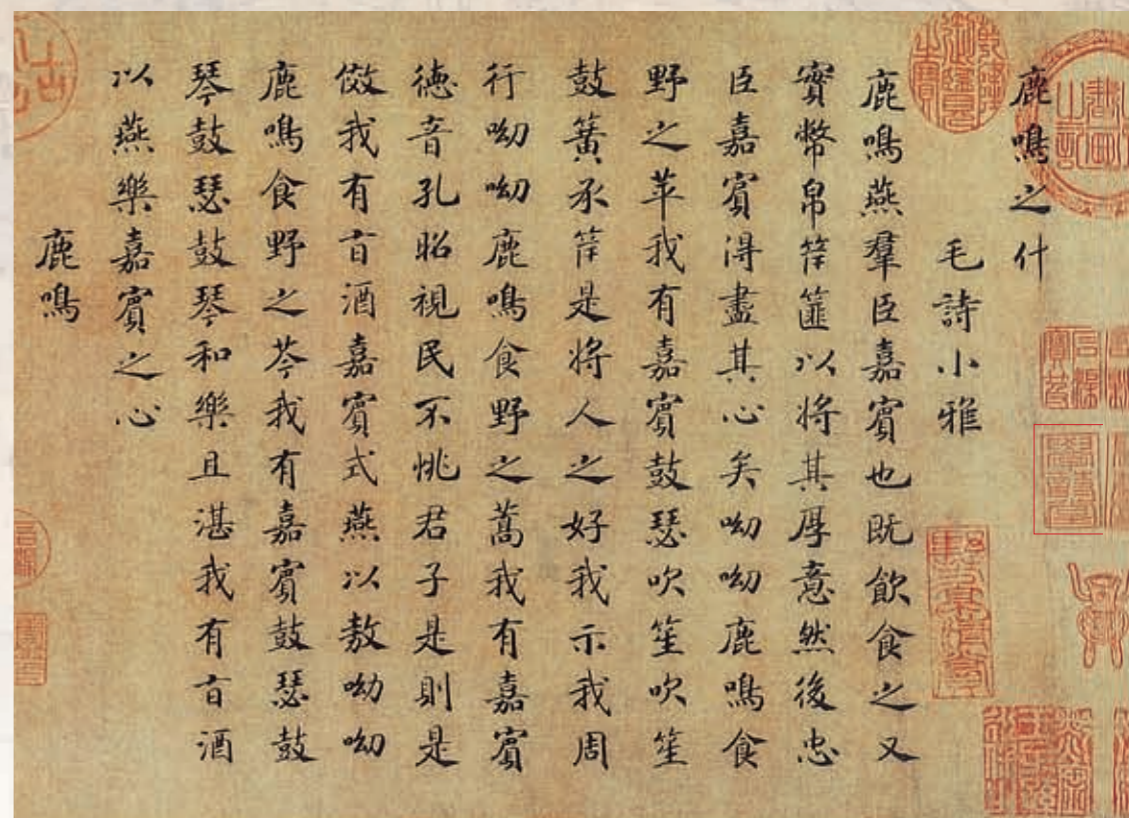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為觀光導遊

石渠繼鑑



二〇〇八年九月文建會主辦的兩岸圖書展中，展出一件「有趣的」北宋張擇端《清明上河圖》複本。該圖於本幅前有乾隆御題引首「真蹟無

疑」，頗為壯觀。題詞前方還有「養心殿寶」的朱文大印，「真蹟無疑」的正上方有「御書」璽，「真」字右下方鈐「石渠繼鑑」，其下方為



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鹿鳴之什圖上鈐有「學詩堂」(局部)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「壽」字朱印，「疑」字左下方則是「養心殿精鑑璽」。從這些印章應可推論：這段引首是乾隆在十九年以後，替某件著錄於《初編》、收貯在養心殿的書畫手卷所作的題詠。

但是，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是在嘉慶四年，藉沒了畢沅的家產之後，才入藏清宮，著錄於嘉慶二十一年（一八一六）成書的《石渠寶笈三編》中，也因此卷幅上有「寶笈三編」印。乾隆皇帝與畢沅收藏的這幅《清明上河圖》綠慳一面，從未見過真蹟。因此這件複製品前面的引首，應是將乾隆為某件著錄在《初編》養心殿中書卷或畫卷的題識，移花接木到張擇端《清明上河圖》的前方。或許這是參展單位試測本地觀眾眼力的小小安排吧。

結語：「石渠繼鑑」璽的意義與功能

乾隆皇帝在位時，曾為宮中收藏的書畫製作了《石渠寶笈》與《石渠寶笈續編》兩部目錄。《初編》成書於乾隆十年，《續編》則在五十八